



# 邻家老二

# 孔丘

无语◎著

以神笔马良的速度，规划并实施了农业改革，由是，他升任了司空；  
以精卫填海的精神，兴修了水利，由是，他升任了大司徒；  
以后羿射日的担当，震慑了齐国，由是，他升任了代理宰相；  
以盘古开天的力量，打杀黑恶势力，由是，他下岗了。  
他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，他的救国理想俨若神话，他背着神话，该何去何从？



邻家老二  
名  
孔立

无语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邻家老二名孔丘 / 无语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3. 3  
ISBN 978-7-229-06005-3

I. ①邻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2474号

邻家老二名孔丘

LIN JIA LAO ER MING KONG QIU  
无语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  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  
责任校对: 杨 婧  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设计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38千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005-3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数据化孔子 /001

青年孔子，之于他当世的古人，是一道乘法： $(\text{童年丧父}+\text{少年丧母}) \times (\text{库管员}+\text{出纳}+\text{羊倌}) = \text{孔子}$ ；之于后世的我们，是一道约等式： $\text{孔子} \approx \pi$ 。孔子少孤，以“鄙事”为生，但却孜孜矻矻，有志于学，堪称最古老的励志人物之一，他所走出的光耀轨迹，就如 $\pi$ 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，无限延长，无限深邃，引人无止境地追逐。

## 第二章 从无声电影中走来的孔子 /017

五十一岁之前的孔子，尚未出仕，一个人，如同一部无声电影，看起来，沉默静寂；实际上，孔子并不寂寞，他在历史的黑白片中，不仅导演了一场气势宏美的京剧——广纳弟子、开堂授教；还导演了一幕风云流荡的话剧——与老子会晤；并导演了一出激情四溢的歌剧——向音乐家苌弘求教；更导演了一部热血澎湃的诗剧——到国外（齐国）求职、面试。由于他还身兼男一号和编剧等职，因而，档期总是满满的。

## 第三章 初出仕，桃花纷落 /053

年过半百，孔子走上政坛，担任地方官，他以神笔马良的速度，规划并实施了农业改革，由是，他升任了司空；他以精卫填海的精神，兴修了水利，由是，他升任了大司寇；他以后羿射日的担当，震慑了齐国，由是，他升任了代理宰相；他以盘古开天的力量，打杀黑恶势力，由是，他下岗了。他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，他的救国理想，俨若神话，于是，他背着神话，流浪去了。

## 第四章 出走的君子，私奔的灵魂 /081

夫子慢慢地走，像一首诗，平平仄仄地踏着梦想之途；夫子静静地走，像一首小令，长长短短地思考着往昔与未来；夫子悠悠地走，像一支曲子，抑抑扬扬地咏叹着历史的嬗变、世事的难测。在长达十四年的苦旅中，在往还于七个国家的滚滚尘烟中，夫子不是在赶路，就是在逃难，然而，他总是从容、平静。他的思想，就像长篇小说，总有续篇；就像电视剧，总有续集。而每一续篇，每一续集，虽然总有坎坷，总有流离，总有伤怀，但也总有——希望。

## 第五章 从政到从心，距离有多远 /143

对于鲁国当权者来说，孔子是一个圣像、一个象征、一个符号，是用来供奉、礼拜、小心保护、彰显文化荣耀的，他那光芒四射的名字，远远大过了他的人——“孔子”二字，好比珍珠，而孔子之人，则好比盛装珍珠的木椽。孔子于是放弃了从政，而是从心去了。他转而搞起了“采摘”活动，从文化的枝头，采诗、采乐、采文，整理出了“六经”，使中国文化在朴拙无华的气息中，升腾出了一种神性的盛美。

## 第六章 对酒当歌，弟子几何 /167

夫子门下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其师生之情，父子之情，知己之情，诤友之情……种种情长，以酒释之，无不令人动容、动心，羨煞、醉煞：夫子与冉有，饮的是一壶辛辣的烈酒；夫子与颜回，饮的是一壶醇香的温酒；夫子与子路，饮的是一壶甘冽的浊酒；夫子与子贡，饮的是一壶浑厚的陈酒；夫子与曾参，饮的是一壶绵远的老酒；夫子与闵子骞，饮的是一壶家常的烧酒……夫子一路走来，不寂寞。

## 第七章 夫子，天地之心 /219

孔子病了。政府遣医，孔子不受；官方送药，孔子不吃。七日后，与世长辞。这是平静的一刻，也是激荡的一刻。平静的是孔子，激荡的是风云。孔子的弟子们，悲怆难抑，想到孔子生前被“尊而不用”，弟子们或痛斥政府，或威胁鲁国国君，或为孔子守孝六年，或迁居孔子墓旁，与孔子对望、低语。痛到极致时，弟子们甚至扶植了一个长相酷似孔子的学友，把他当成孔子来侍奉。孔子，江河之魂，天地之心，其一介布衣，授业四十余年，传承十余世，至圣矣。

## 番外 神的年代，人的年华 /229

这是一个神性蓊郁的时代，神很近，人很远，从殷商之王室，默默无声地退出一人，放弃王子车舆，骑驴远遁深野，他，是孔子的始祖微子启；

这是一个巫风骀荡的年代，神忽远，人忽近，从周朝之诸侯国宋国，谦柔恭谨地走出一人，却因妻室美艳，横遭杀害，他，是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；

这是一个褪下神秘色彩的时代，神走了，人来了，从鲁国之陋邑中，威武雄壮地转来一人，武功惊人，勇猛闻世，他，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。

孔子，原是一朵从图腾里开出的花。

## 第一章 数据化孔子

青年孔子，之于他当世的古人，是一道乘法： $(\text{童年丧父} + \text{少年丧母}) \times (\text{库管员} + \text{出纳} + \text{羊倌}) = \text{孔子}$ ；之于后世的我们，是一道约等式： $\text{孔子} \approx \pi$ 。孔子少孤，以“鄙事”为生，但却孜孜矻矻，有志于学，堪称最古老的励志人物之一，他所走出的光耀轨迹，就如 $\pi$ 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，无限延长，无限深邃，引人无止境地追逐。



### 1. 野合：孔父的“闪婚”

孔子的一生，是一支曲：上阙孤苦；中阙漂泊；下阙澹宁。

孔子的经历，是一组数：少时为函数；壮时为指数；老时为无理数。

函数，不稳定，寓意着孔子正随着一个因素而变化；指数，相对稳定，寓意着孔子的言行已成为道德规范的标准；无理数，没完没了，寓意着孔子的贡献无限延展，开方开不尽，乘除又增生。

如果从孔子的函数阶段来凝望他，可以看到，他的生活，不仅是变化的，动荡的，而且，还是荒凉的，艰辛的。

一切，都来源于他的“疑似私生子”身份。

一切，又都来源于他父亲的“疑似婚姻”追求。

孔子一岁到三岁时，如果用数据来表达他的人生，那么，就是一组语音数据。

这是一种“只读模式”的声音文件，具有不能被编辑的沉闷力量，因此，即便孔子成人后，也只能保持它的原态。

这又是一首古代版的MP3歌曲，是被凝练化的生活，也是被艺术化的流言，因此，它的成分，有真实的，有虚假的；它的成色，有纯正的，也有不足的。

记录这种语音信息的人，有孔子的族人，有陋邑的乡邻，有正人君子，也有八卦志愿者。

他们以口口相传的古老通讯方式，传输了数据所承载的内容。

数据内容，带着些绯红的晕色，听起来，很迷蒙。

说的是，孔子的父亲，叔梁纥老先生，在六十六岁高龄时，与一个名叫颜徵在的少女——大概在十四岁和十七岁之间，发生了一段闪电式的情爱故事。

第二年，公元前551年，鲁襄公二十二年，阴历十月二十七日，一婴诞生。

婴儿头顶微凹，四周略高，遂名为丘；又因是祈祷于尼山所得，且排行第二，遂字仲尼。

婴儿即孔子。

当日的有情天，见证了他的出生；《史记》的无情笔，记载了他的降世。

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只有一句话：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”

野合，使孔子父母的爱情，孔子的身世，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气息。

关于野合的理解，迄今大体有四种。

第一种是汉代学者司马迁的说法，充满了人情味。

司马老师告诉我们，这两个情人，很知礼，聘有聘礼，婚有婚礼，婚姻关系合乎周礼，然而，他们面面俱礼，他们本身却是失礼的——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，一个六十多，白发苍苍，一个十多岁，豆蔻芳菲，这种年龄的结合，却不合周礼，所以，他们即便结了婚，也是野合。

第二种是唐代学者张守节的说法，充满了哲学性。

守节老师告诉我们，男子八个月时长牙，八岁时换牙，二八十六岁时，阳道通，可生育，八八六十四岁时，阳道绝，不可生育；女子七个月时生牙，七岁时换牙，二七十四岁时，阴道通，可生育，七七四十九岁时，阴道绝，不可生育。孔子之父已过“阳道绝”的年龄，所以，是野合。

第三种和第四种是近现代学者的说法，充满了浪漫情怀。

他们告诉我们，孔子之父为能生下儿子，专程携妻到尼山祷告，在山神的注视下，在鸟鸣中，在兽嚎中，在野地里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褥，很环保地交合了，所以，称为野合。

或说，孔子父母没有通过婚姻关系就发生了男女关系，即，不结婚，只同居。春秋时期，最忙的就是打仗，因此，兵员最抢手，农耕者最抢手。人，是第一生产力，是第一道理。各诸侯国为了繁衍人口，允许婚前性自由，还特地在河边、花甸、草野，开辟了春情荡漾的俱乐部，组织男女淫奔、欢会。《周礼》对此有着确切的记录，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”。而孔子父母，就是这声势浩大的集体幽会大军中的一对。

这四种说法，或庄重严肃，或妩媚潋滟，但无论哪一种，都不能为孔子父母的婚姻正名，都使孔子娘俩不被孔氏家族所接受。

既如此，孔父叔梁纥为什么要生生地酿此悲剧呢？

事情要追溯到公元前554年，鲁襄公十九年。

这一年，齐国犯鲁，鲁国大夫藏纥，被围困于防邑。叔梁纥正在防邑安堡，见情况危急，遂会同藏纥之弟，在夜色掩映中，率三百甲士，突出重围，



把藏纥火速送到城外，交给了前来增援的鲁国军队，然后，自己又折回城中，组织抗战。

这是惊魂的一幕。但惊魂的，不是叔梁纥，而是齐国将士。

叔梁纥一来一回，两次冒死冲突，两次在矢石如雨中飞纵，把齐国将士看得张口结舌。考虑到鲁国援军也近了，齐国将士们呼啸着——潮水般退去了。

叔梁纥对自己的表现，是满意的。可是，他又很遗憾，因为他的优秀基因，无人继承。他不是没有孩子，他有很多孩子，整整十个，他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，是极其敬业，极其本分，极其努力的。

只不过，十个孩子中，正妻施氏所生的九个，皆为女；妾室所生的一个，虽为男，却足有残疾，无法继嗣。

叔梁纥忧虑不堪，不久后，便到颜氏家族求婚去了。

颜父的年龄，和叔梁纥大概不相上下，有可能还小于叔梁纥，不过他敬佩叔梁纥的为人，很愿意纳这位老翁为女婿。

由于叔梁纥的年龄着实过大，颜父又去给三个闺女做动员工作，说，叔梁纥的祖辈，有显赫的王族血统，叔梁纥本人，又武功盖世，啥毛病没有。唯一的毛病就是老了点儿，我看这也不算是毛病。你们说，谁愿意？

没人举手。长女和次女，沉默以对。

小女儿颜徵在，正是中学生的年龄，涉世较浅，最终，她遵从父命，出嫁叔梁纥。

可是，既然叔梁纥是出于传嗣的目的与颜徵在结合，那么，为什么不给颜徵在一个名分，而非要野合呢？

即便他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让孔氏家族接受颜徵在，那么，为什么连苦心巴望的儿子，也要拒之门外呢？

多种史料证明，孔子没在孔氏祖家所在的陬邑长大，而是流落在外。

考证孔子不被祖家认可的缘由，不外乎三种。

缘由一：颜徵在与叔梁纥感情破裂，颜徵在抱着孔子过单身生活去了。

缘由二：叔梁纥对颜徵在一往情深，先同居，后办理手续，但尚未得空，就去世了。孔子因此未得注册在孔氏家谱上。

缘由三：叔梁纥与颜徵在铁血柔情，琴瑟相合，但在孔子三岁时，叔梁纥

撒手人寰，叔梁纥的正妻施氏，是个嫉恨的婆娘，将少小的孔子娘俩逐出了家门。

第一种缘由，很狂放，没有确凿的根据；第二种缘由，很草率，不足以产生信服力；第三种缘由，很差强人意，经不起推敲。

三种缘由中，今人更倾向于第三种。可是，如果孔子在三岁之前，成为叔梁纥的继承人，一直生活在父亲膝下，那么，任凭施氏如何凶悍，如何泼辣，伯叔辈岂会任由孔子被逐呢？

想来，这竟是一个不解之谜了。

## 2. 孔子的草木年华

爱情，是一种甜蜜的病。血糖会升高，肾上腺素会升高，快乐会升高。

爱情，又是一种传染病，传播迅猛；犹似水痘，有的人，一生只有一次，一生，只等待一次，只迎接一次，只告别一次，从此，便在肉体里、灵魂里，生长了爱情抗体，对爱情，产生了免疫力，顽强地抗拒着一切感情的喷薄。

颜徵在，便如此。

隔着两千多年的距离，去感受这个女子，会触摸到一个纤柔而坚韧的搏动。

颜徵在带着孔子，居住在曲阜的阙里，距离孔氏祖家所在的陬邑，约有二三十里地。在艰难苦涩的生活中，颜徵在主要担任着两个角色：慈母，家庭教师。

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——识文断句，斯文知礼，专心教育孔子；端正矜持，温雅和缓，一意感染孔子。

她又是一位固执的女性——始终如一，坚贞执著，依礼祭祀孔父；牙关紧闭，心扉紧锁，拒答孔子有关父亲的询问。

对于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叔梁纥，她不言不说，哪怕一句话，哪怕一个字。

或许，她是有一点儿伤心，有一点儿怨的。

无论孔氏祖家是否接受她和孩子，势必都与叔梁纥有关。在她与他的这场情爱中，她是被动，他是主导，她是从父命而去，他是从心声而来，然而，在相遇的一刻，在交会的一刻，他却没有做好准备。她的命运，就如一粒花蕾，初初结成，尚未绽放，就湮灭了。花苞中的香气，未绽，花蕊中的雨露，未绽，她已湮灭于一地落红中。

或许，她还有一点儿惭愧，有一点儿不安。

野合，终究是不雅的。为人女时，她不懂；为人母后，她懂了。懂得很深刻，很切肤，很痛苦，所以，“耻之”，所以，对于野合的男主人公，只字不提。

或许，她也有一点儿避讳，有一点儿嫌。

她红颜正盛时，落落而寡，因少寡，有讳，她无法参与亡夫的送葬活动，无法完成与亡夫的最后告别，她自己多少也感觉有些不祥，所以，她干脆就绝口不提了。

总之，她与叔梁纥的恩怨情仇，深深地埋葬在她的心底。

她不说他好，也不说他不好。他好像是一粒药，她对这粒药过敏；他好像是最刻骨的恨，或最刻骨的爱，她对这种恨，或爱，决绝地封杀。

可她没有忘掉他，因为她在祭祀他。或许，她也想着他，远远地，沉默地。

在孔子十五岁的时候，三十岁左右的颜徵在，静静逝去了。

她的绝代芳华，归于亘古的沉寂。

孔子的数据化人生，随之，发生了改变。

他的生命，又演绎出了一组曲线数据。

这是一种波浪般的象形文字，时而波谷跃升，时而浪头低伏，然而，无论跃升与低伏何其激烈，何其紧凑，但它们的差值并不大。

波浪是在水平的高度上运动。孔子是在冷静的悲痛中思考。

孔子以囹圄的身世，成长于阙里，不免常受欺侮、轻视，是母亲给了他无尽的温暖与鼓励；孔子以平民的身份，就学于普通学堂，接受不正规的教育，是母亲补充了他正统的学识与修养。母亲，是他的典范。母亲的离世，可以想象得出他的悲痛。

但悲痛，不意味着慌乱。

孔子噙着泪，给自己安排了两件大事：丧事，寻宗。

丧事，为的是，完成与慈母的长别；寻宗，为的是，结束精神的漂泊。

十五岁的孔子，在此时，显示出了超然的冷静，绝伦的气魄。

他将两件大事合而为一，先将母亲浅葬于五父之衢，然后，打听父亲的墓地，准备将父母合葬。

此事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轰烈烦琐。

首先，为什么要葬于五父之衢，孔子是经过周密思考的。

五父之衢，是鲁都的中心大道，商业繁华，人气兴旺。孔子不将母亲葬于阙里，却偏偏浩浩荡荡地引领送葬队伍走了足足一里地，将母亲葬在五父之衢，为的是引起极大的宣传效应。

其次，如何打听父亲的信息，孔子也是经过慎重思考的。

孔子以坚决沉稳之心，孤注一掷，倾家荡产，执紼引棺，置办丧仪。因母亲生前重礼，他耳濡目染，儿时便以礼为嬉，“常陈俎豆，设礼容”，并用礼器祭祀父亲。因此，在浅葬母亲时，他依礼而行，谨慎细致，井井有条，殷殷讲究。他并且毅然放弃了工作，日夜守灵，缅怀悼念。观者见之，都误以为这是正式下葬，而非浅葬。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，孔子询问父亲信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

一日，一个使孔子一生出现最大转折的人，出现了。

此人，是曼父的老母。

曼父，原是陬邑的车夫，曾参加过孔父的送葬活动，后来迁居五父之衢。他的老母听说街上在举办一个庄重的丧事时，也溜达过去凑热闹。然而，当她看到守灵的孔子时，不禁惊讶起来，孔子像极了一个人！

孔子是什么样的长相呢？

《荀子·非相》中说，“仲尼长”，“仲尼之状，面如蒙俱……似蟹而小”。

周朝大夫苾弘说，仲尼河目隆颡，有皇帝形貌；修肱龟背，有成汤容体。

总括起来，就是说，孔子一米九二的大个子，很长；脸庞舒展，方正似小蟹；眼睛平长，颧骨高突，肢体修颀，身背厚隆，长得很有特点，不难看。重要的是，孔子和叔梁纥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！

曼父的老母看了半天，眨了半天眼，喷了半天嘴，然后，凑过去，和孔子说话。

谈话中，自然提到了叔梁纥与颜徵在的那场并不隐秘的风花雪月的故事。孔子便一一询问，最终打听到，父亲的墓地，位于防邑，孔氏的祖家，位于陬邑。

之后，孔子要做的事情就是，让祖家接受他和母亲，允许他掘土合葬。

十五年前，孔氏祖家决绝地排斥了他们；十五年后，他如何能让祖家认可他们呢？

没有资料表明，孔子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，只知道，他的母亲，伟大的颜徵在女士，最终以叔梁纥配偶的身份，被葬在了叔梁纥的墓地。

古人殡葬，墓上不起坟。孔子却在母亲的墓葬上，专门封土起坟，以永久铭记。当暴雨瓢泼，冲毁坟茔后，他伤心痛楚，泪水横流，抚琴，琴不成调，吹笙，笙不成曲。

这是酸苦的泪，也是告慰的泪，不仅是为自己的心意而流，也是为母亲的心意而流。

按照现代社会的成人标准，十八岁之前，个人的版权，属于父母；十八岁之后，个人的版权，为自己所有。然而，在数千年前，年仅十五岁的孔子，就已经享有他的人生版权，已经在独立协调和处理各种权利和行为了。

这种享有，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无奈；是一种价值，也是一种伤感；是一种骄傲，也是一种心酸；是一种昂扬，也是一种平静。

谜一样地，孔子被接受为孔氏家庭成员。

电一样地，随即串联出一系列的结果。

起先，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“士”的地位，从平民，转正为了士。

接着，孔子作为士阶层，开始接受礼乐射御书数“六艺”的贵族教育。

孔子在儿时，目睹母亲祭祀父亲的隆重礼仪，或许早就觉察到父祖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能够让他进学修身，因此，在梦想果然成真后，他极其热爱珍惜学习的机会，说道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

而这种系统的学习，奠定了孔子成为万世师表的基础。

十五岁，对于孔子，是一个激荡的年份。

这一年，鲁国宰相飨士，通告全国，邀请所有的士，到相府就餐。

这是一次大型酒会，也是一次官方社交，还是一次政治集会，更是一次现场招聘。

除了宰相季氏主持聚会外，还有大量的鲁国上层官员莅临，可提供大量的

从政机会。

孔子很高兴，穿着丧服就赶到了相府。

在门口，孔子碰到了阳虎。

这是一个需要记住的人。孔子一生的命运，与他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他，孔子吃尽了苦头，挨尽了牵累，差点儿拼尽了性命。

在二人相遇的这第一次，谁也不知道，他们将会在日后有数度交缠。

阳虎更是无从预料，眼前这个披麻戴孝的少年，不久后，将名震寰宇，其能量，像核辐射般，无人能抵挡。

他更无从预料，为了招聘孔子，他又是巴结又是送猪，还要围追堵截。

此刻，他只知道自己掌握着把门的无上权力。因此，他如火山一般喷发了，气势汹汹地冲着孔子喷溅唾沫，主人请士，没请你！

阳虎的傲慢无礼，隐现出两重问题。一重，孔子虽为祖家承认，但社会上尚未认可；二重，孔氏家族虽为士阶层，但因衰落不堪，已饱受轻视侮慢。

阳虎赶鹅似的，往外轰孔子。

孔子受到沉重打击，默默退下来，回家了。

父亲不在，无人为他撑持；母亲不在，无人为他拭泪。清苦梦里，他唯有思父恻肠；冰冷雨里，他只能祭母暖伤。

### 3. 孔子实名制

对于学而致用，孔子先知先觉。

对于彷徨求索，孔子后知后觉。

对于万世瞩目，孔子不知不觉。

对于身家姻缘，孔子半知半觉。

所谓姻缘半知，是指孔子知道自己与宋国亓官氏有婚约；所谓姻缘半觉，是指孔子有感家道贫落，不知亓官氏能否践诺。

十九岁时，孔子去宋国研考殷礼风俗，并准备迎娶亓官氏，虽然情绪半喜半忧，心跳半上半下，还是登门拜访了。

孔子是孔氏家族在鲁国的第六代宋国移民，亓官氏是宋国的土著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那就是——微子。

这一层关系，透着先入为主的亲近，透着宗血上的联系，透着传承上的密切。

亓官氏家族几乎没有过多地考察孔子，便应承了婚事。

婚后，孔子继续半工半读。

工作并不难找，铁革命业已开始，它带来了铁犁牛耕，带来了官道官舍，带来了交通物流，带来了更频仍的战争、更惊人的消耗、更激情的生产、更狂野的商业。自然，也带来了人口爆炸，带来了生活需求、精神需求——过分的，或不过分的；带来了文化交融、文化碰撞——粗暴的，或不粗暴的；带来了都市繁华、夜市繁华——有红灯区的，或没红灯区的；更带来了就业意向、就业机会——靠谱的，或不靠谱的。

城市化革命，作为铁革命的衍生品，也开始了。

大片大片的城市，俨若大片大片的朋友，轰然而来；大片大片的乡村，俨若大片大片的敌人，遽然消亡。

在这大片大片的惊心动魄中，在这大片大片的沧海桑田中，孔子，裹挟在大片大片的应聘者中，面临着大片大片的工作岗位。

高管，总是有限的；普通职员，总是无限的。孔子从不挑肥拣瘦，他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于是，他选择了给宰相季氏家当委吏。

委吏，是官方叫法，把它翻译成民间叫法，就是：小伙计。

小伙计的工作内容，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。前者，是指管理仓廩、斗量谷料；后者，是指会计、出纳。

委吏的工作，不很体面。但孔子人很体面，心很体面，思想很体面，所以，把一个不体面的工作，做成体面的了。

由于他“会计当”，账目出入毫厘不差，成了小伙计中的“王”，所以，一年后，被提升为乘田。

乘田，是官方叫法，把它翻译成民间叫法，就是：羊倌。

但不是一只羊、一群羊的头儿，而是满山坡羊的头儿，所以，算得上是低级别的行政官员。

当牵牛花绽开带露的清晨时，孔子赶着三心二意的羊，还有漫不经心的牛，上山了；当归燕剪掉了半天夕阳时，孔子赶着含情脉脉的羊，还有神情恹恹的牛，下山了。

由于孔子“调理当”，“牛羊茁壮长”，繁殖率速增，他又成了羊倌中的“王”。

野放的动物，野放的人。在天地苍莽中，在草色浓绿中，孔子，捕获了野放的美，创造了野放的美。他行止在羊的呼吸中，坐卧在牛的体温中，悠然研习学问。

之于现代人，读书识字，犹如一日三餐般平常；之于春秋时人，读书识字，则如祭祀朝拜般庄严。

现代人，有纸有笔，有电子文档，有快速输入法；春秋时人，只有竹简，只有木牍，只有这些极不便捷的书籍。

正是因此，孔子对文字，充满了敬意。当他在放羊放牛的路上，遇到驮运书籍的车通过时，他会停下来，庄重致意。即便他日后升职为上大夫，乘车出行时，看到书籍，虽然不得停下，也必要凭靠车辕，整冠致意。

这是一个敬字的人，一个敬文的人。或许，这敬意中，还饱含着对母亲颜徵在的怀念，因为如果没有母亲的耳提面命，悉心教导，他也许将是一个与字与文擦肩而过的人。

孔子继承了父亲的社会等级，但却放弃了父亲的武士行业。他因此失去了马匹车戎的配给，但也因此得到了笔墨的芳香。

他不求以力名世，只求以礼名世。

这一时期的孔子，忙，并快乐着；累，并甜蜜着。

他还有一个兼职：相礼家。

相礼家，是官方叫法，把它翻译成民间叫法，就是：丧祝。也称：术士。

以相礼助丧的从业人员，在春秋时期并不少见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丧礼，既复杂，又考究，从死亡到下葬，其礼仪程序，至少有五十项，每个程序，都有各自的严格规定，每个丧具，都不得错乱、缺遗。

由于孔子“相礼当”，专业性强，“丧事不敢不勉”，他又成了术士中的“王”。

孔子吃啥啥有够，干啥啥都行，一时，名声大噪。他的学业，也日益精进，德行，传播于外。当他的儿子诞生时，连鲁国国君鲁昭公都惊动了，专门赐鲤鱼给孔子。

这不是简单的祝贺，而是隆重的认可。国君的认可，国家的认可。

这不是泛泛的尊重，而是政府的尊重。元首级的尊重，国家级的尊重。



孔子想起几年前受到阳虎欺辱的情形，不禁百感交集。为铭记这一刻，他为儿子取名孔鲤，字伯鱼。

孔子在二十岁时，行冠礼，入鲁国宗庙进修、考察、专研。

鲁国宗庙，相当于国家历史博物馆，是周公文化思想的标本。

鲁国，是周公的封国。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，周武王的弟弟，周成王的叔叔，身份显赫，政务繁忙，不能亲临封国，便派长子伯禽到鲁。

伯禽很听话，很踏实，很木讷，很不开窍，一到鲁国，立刻改革鲁国的典章制度和仪礼，大大小小，七七八八，啰啰唆唆，婆婆妈妈，累得够戗，忙得要死，直到完全复制了周宗室的文化，把鲁国打造成了微型的周宗室，他这才喘了口气。一看，老天，三年都过去了！惊叫一声，撒丫子往周宗室跑，去向他老爸周公汇报。

周公哑然。

他很想批评伯禽缺乏宏观调控的眼光，瞧瞧人家姜太公，人家的封国在齐国，出差五个月，就把事情理顺了，方法又简单，又讨巧，就八个字：大处更易，小处保留。

可是，他又不能批评伯禽，伯禽尽力了，也尽心了。

周宗室的典章制度和仪礼，都来自周公的设计。伯禽把周公思想，端端正正地嫁接到了鲁国。这嫁接的文化，长出的枝丫，与周宗室一般疏密；开出的花，与周宗室一般馥郁；结出的实，与周宗室一般润美。

鲁国的宗庙，与周宗室一般丰富。周宗室有什么类型的典籍，它就有什么类型的典籍，周宗室有什么风格的文物，它就有什么风格的文物。一样不少，当然，也可能一样不多。

由于鲁国宗庙累积了丰厚的文化层，其独特的文化氛围，使鲁国的史学家，远远多于其他诸侯国，遥遥领先于国外同行。

由于鲁国宗庙有着极高的地位，它不仅是举办重要政治礼仪活动的庄重场所，也是外国首脑访问时，必要参观的国家机构。

在表现周宗室的气质方面，鲁国宗庙，最为活色生香，为其他诸侯国望尘莫及。而且，每望之，就想流口水。

孔子七岁那年，吴国贵族学者访鲁，参观宗庙时，模样很贪婪，眼睛直勾